

集部

東萊别集卷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讀書雜記一

讀易紀聞

乾九三在下體之上未離乎下而尊顯最是危懼難處之地故以乾乾兢惕始能无咎且就學者分上言之在流俗中德行學業在衆人之上則忌疾者多非十分戒懼豈能免禍只為未離得流俗而名出流俗之

上所以招忌疾也若是道尊德重已離流俗則流俗自不敢忌疾亦不須戒懼若已離得下體則為九四其辭云或躍在淵无咎蓋此爻已出下體之外亦如學者躍出流俗之外與流俗不相關無緣忌疾自然安穩不須戒懼淵龍之所安也

乾九三易傳曰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茍不設戒則何以為教讀者多謂聖人無待於戒只為教衆人故設教若如此看則是聖人處已教人分作兩段大失易傳之意蓋易

傳言若謂聖人不須設戒則無以為教設如設官之設非假設之設也教如儒教之教非教人之教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乾首出庶物為天為父為君無非為首安在其无首耶蓋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為首實未嘗為首也老子竊窺无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迹雖不為首心實求為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邪正之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何

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自見其不成其實六位元不曽損壊也茍大明乾之終始則事事物物中六位歴然森列應時偵成更無漸次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無端故無息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為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之謂也

貞固足以幹事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錯認樸拙為貞固耳殊不知世所疏通者雖能趣辦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為能幹事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二者最難無

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

進德脩業所以言於九三何也蓋九三乾乾夕惕危懼不安之地也人惟不安然後能進苟自以為安決無

進益之理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傳云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蓋天之用未嘗一日而息天下本合常治然一治一亂者只為人與天不相似不能得天之用所以不治故必待天與聖人同得其用然後天下治也

上九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蓋上九窮髙極亢不能下賢所以賢人在下位而不輔之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

来初末嘗息至於人則朝氣銳暮氣惰不能終日乾乾者蓋梏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相通故也若與天地之氣相通則與時偕行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自凡入聖全在一躍四離下位而升上位如人自凡入聖也非一躍豈能變革乎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在乎元首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本末嘗為首因其元有父子故有父子之典因其元有吉凶故有吉凶之禮本非天爲首而創立

之也此所謂天則

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旣普自常情論之豈復更待學問而猶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蓋健而無息之謂乾若以德施旣普爲足不復學問居行是有息也有息非乾也

學聚問辨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聖人與天無間譬如

朋友忌形行路之際或我在前而彼隨之或彼在前
而我隨之並無形迹也不必分解如何謂之先天如
何謂之後天

坤君子有攸往人只說坤靜而不動故聖人以君子有
攸往明之使人知至靜之中其動未嘗息也

天下惟有一理坤之彖止曰乃順承天德合无疆而已
蓋理未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

乾之无首坤之先迷是知君臣上下之間皆不可多上

人也

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陽者善之類也隂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涵養惡念初生便須翦除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来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能無成有終

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
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
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盖不曾去根本上理會
自已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著
處雖强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
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閑費力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居此地者須是如括結囊口都無
一條縫始得

六五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服也中無定所坤以下為中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羶則蟻集醯酸則蚋聚若胷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胷中無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

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大抵惡念惡事最不可順他譬如忿怒若順將去必至於殺人飲酒若順將去必至

於沈湎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强自隔絶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

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若就學者言之如道學廢絶之

時乃道之屯也當此時未可便有為須廣求有志之士共扶此道乃可有濟

初九盤桓說者或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鋭於進故戒之以盤桓此說不然盖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盤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之强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盤桓孰謂以剛為戒乎

屯初九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屯難之

時盤桓不進遂以為甘心退縮無志於行正道殊不知所以盤桓不進者其志乃在於行正道也苟輕進易合豈能行道乎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九居屯難之時欲建侯以為助若自恃其剛陽之貴不屑屈已下賤亦闕尊不屑降意收接後進亦豈能得人乎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以

陰柔而所居不正故貪求妄動急於求鹿不待虞人之指導猖狂妄行陷於林莽此輕動之咎也惟君子心無利欲故能獨見其幾預知不可得鹿而遽舍之止於未動之先豈待既往有吝然後悔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昏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居近君之位得君之眷可以有為然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賢於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無

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

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屯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

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

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

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

更不容停待正如傷寒病極之時若下得一服藥是

當時無事若醫者庸懦狐疑不決則必至於死蓋此病不可停待也

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强告之必不能入矣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

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甚心誠一故徑以全體告之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盖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闕至

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能解若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闕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闕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山下出泉蒙易傳曰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惟其未有所之故導之為江為海無所不可若已有所之則必難回矣

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其所行養育其明德二者最難

無果決者多不能涵養涵養者多不能果決殊不知
二者本並行而不相悖果決中自有涵養之理涵養
中自有果決之理
蒙之六三爲教者設戒也蒙之六四爲學者設戒也教
者必擇質美者然後可受如三之陰柔偏闇正應在
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陰所歸捨其正應而從
之是女之見利而動棄其正匹見人之多金從之而
不顧其身者也女而如此豈可復取人而如此豈可

復教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豈非所以戒教者乎

學者資質既弱必須親近賢者然後可以變弱為强

苟如四之柔弱乃與二陽隔絶相遠是柔弱之人又

與賢者相遠必終困於昏蒙而可吝矣故曰困蒙之

吝獨遠實也豈非所以戒學者乎

闕

以乾之健闕於坎險之下故需待而後進

也然惟乾然後有所需非乾則素無所有闕何所需

乎

需利涉大川惟能需待所以審細瞻顧涉大川而無虞

需大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糵之託昏冥之逃者大異

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於餘四爻雖時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慎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

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欵曲停待終是少錯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上既入於穴自處本位而下之三陽剛躁上進不速而來欲奪其位而據之此人情所甚不平也然上之地位雖正而才質甚弱茍恃其理之直而忌其力之不足與之紛競則必反爲三陽所奪矣若能量力審勢忍人之所不能忍致敬盡禮以待之則三陽雖暴將何所施

邪此所以終吉也

衆人之言訟以勝爲吉易之言訟以中爲吉不中則雖勝亦凶也

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尋常人爭訟所以拖延歲月長久而不決者只爲恥於小不勝故不肯住終至於凶若知訟之不可長不顧小有言之辱更不報復目下雖似可恥終久誰得計其利害不待辯說而明

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易傳曰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為非由已也故無成而終得其吉也葢在下位者為上所寵任往往忘其素分臨事不能退託擅以為已功此所以多得禍也只如簿尉縣為郡守所委任遂忘自身元是簿尉遇事專輙偃然以成功自居豈不招忌疾而致禍敗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以九居四是剛强之人
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
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訟所應
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左右前後皆無
可雖有好訟之心略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
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無所施則必
復就於正理變而為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擊東岸
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擊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

動則必循循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不得騁不之於善將何之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

敬也說者多謂以訟受服終不能保必見褫奪此未盡爻象之意葢以訟受服人情所最辱者若便見褫奪服不在身其辱亦除褫其服所以減其辱也惟其常著此服在身内則心自羞愧外則人共指目終朝之頃三次褫脫忸怩不寧一至於此其為辱也孰大焉若謂服為他人所褫則一褫便無何待至三所以言三褫者葢其負愧懐恥視鞶帶如纆索時褫時服不能一朝居耳

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

師彖剛中而應剛中言二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茍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至險乎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中有水之象惟君子觀之則見地之容水體之以容民畜衆若小人觀此

象但見地中有水謂不防之則横流不可制必酷爲法制御軍苛刻而致亂矣象一耳而觀者二焉此所以當觀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二師之主將帥之象也三居二之上位高者也軍政當出於一非可使衆主之也三苟自恃位高不肯屈已從二之令侵撓軍政則令出於二其覆敗必矣所以軍中只論節制不論官爵

師不以律不直曰凶而曰臧凶弟子輿尸不直曰凶而

曰貞凶彼其所以敢棄師律者恃其臧也彼其所以敢侵師權者恃其貞也其意以謂吾謀盡善何律之拘吾心苟正何師之禀此所以弛縱專闕而至於凶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鎛程异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為之戒焉

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聽命者也比以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親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必當親於君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原筮者察之之詳也元永貞者求之之備也將親比依附是人夫豈細事哉故必察之詳求之備然後無咎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或慕其利而比之或慕其名而比之或慕其勢而比之皆自外也

六三比之匪人易傳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隨時取義之說最當詳考蓋二之中正本未嘗有應而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有應而比初耳君子所為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見其件件是私欲雖與君子相處亦如與小人相處無異也二本君子以三之心觀之則小人也三既看得二為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

近君子之益反得近小人之損也此三之罪非二之咎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無終凶而曰無首凶何也見其無終則知其必無首矣治疾者必推其致疾之由也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陽也陽非久為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焉然則安於豢養而不復進者非可恥邪

己丑課程

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凡羞服幣帛匪頒好用皆在焉

而其屬所掌王之膳禽酒服裘皮皆不會制其大而

闕其細此所以能均節財用

九兩之序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師言賢

而不言道身即道也莫重於儒莫尊於道至於師而

二名皆不至焉師之任易乎哉

中於五而亢於上是乾至五而不可進也苟不可進則

曷謂健而無息乎蓋乾至於上而極有極則有息無

極則無息

剛柔相濟為中程氏用九傳

舍長子邯鄲而即晉陽襄子亦知所避就矣然厚長子

之城實邯鄲之廩者果誰歟吾惜其不移臨難之智

於無難之日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必於進者咎可知

宰夫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均是疾也予闕淺而闕方深治疾者孰治之哉

吳起歷楚魏吳三國而皆逢尤焉國雖三而起則一也

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程氏易傳

或躍在淵自試也程氏傳曰隨時自用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程氏傳曰正位乎上當天德位

稍偏則於天德不相當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在無首處

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程氏傳

君子以成德為行此涤雕開所以不仕歟

程氏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

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聖人兩字當看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無失則無得

憂悔吝者存乎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有毫髪不相似則已違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惟得朋然後

能喪朋厭薄其類者未必能出其類也

觀子思之言苟變然後知君子之易事

孝公令於秦衛鞅應於衛爲治者患無其意而已

決必有遇若非勇決安能有所遇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先以五味五穀始繼以五藥

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疾醫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昔之善教人者亦然 疾醫

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 秦穆

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發困于傾搖摧折而自盡者豈知此哉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耶葢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

太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鄭玄注

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寶貨賄皆闕文恐非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然則謂人主雖竭天下

以自奉不為過者其學蓋未嘗讀周官也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則膳服雖不會要不過關

市之賦而已

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推此古之相權可

知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翦爪稍深則侵膚
儀秦跡不蹈已非才也其跡不容復蹈也
唐叔之誥武王既誥以祇遹乃文考又誥以敷求殷先
哲王又誥以丕遠惟商耇成人是亦足矣尚復曰別
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彼學一先生之言暖暖
昧昧自以為足者是獨何哉
易傳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
為飲食之道

易傳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易傳曰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志動則身郊而闕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災在外而我即之致寇非自彼也苟敬慎則何敗之有

訟傳既有所須爭所由起無所須則無爭

大司徒以保息六安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彊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歟

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葢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敢以耆艾廢也

樂毅伐齊云云 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豈其然乎

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黨正各掌其政令教治未嘗以政教為兩事也

鄉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各守其閭則不

擾亂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師貞凶名正

權專

觀碩人之詩然後知心有所移則世所謂紛華盛麗舉不見況道乎

許歷之諫趙奢之聽可以例洙泗師弟子荅問先毫釐則喪身後毫釐則喪師

師氏孝德以知逆惡肉死則不知痛

變風極言淫亂所以發人羞惡之心

物相親比而無閒者莫如水在地上相入

有孚盈缶滿腹皆誠

小畜傳小則聚矣心散則道不積

月出之詩刺好色也一章之終曰勞心悄兮二章之終

曰勞心慅兮三章之終曰勞心慘兮吾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澤陂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此夫子所以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戒

小畜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易傳云二五皆陽剛爲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强二以處中故雖强於進亦不至於過剛元祐諸賢似當深體此義

凡貸不出於闕者舉其貸罰其人司闕

既雨既處尚德載而繼之曰婦貞厲周公之憂懼有以

也

彤弓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彼卽刑而不忍予者是獨何哉

泰小往大來觀國者觀勢不觀事

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曾子吾今乃知免

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否

則上下交有天地之形而無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

雨無正序

角人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蓋古之賦民各隨其所産以當其賦視後世以錢爲賦責民之所無者異矣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小人嗜利者也今乃不富以其鄰小人棄信者也今乃不戒以孚蓋爲三陽所迫同舟遇風之時也君子之於小人其可迫之已甚歟易隨時取義與内君子而外小人兩得其所自不相妨

泰與大有皆以六居五則人君之處盈成者可知矣

否六三曰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人無有不善所以包畜邪濫至可羞耻者豈其本真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世婦每宫卿二人下士四人中士八人

比之原筮元永貞也同人之利君子貞也隨之元亨利貞也一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致廣大而盡精微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嵗不興易傳云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所以深見小人之情狀者豈鉤距揣摩而得之哉

有无妄然後可畜荀子養心莫善于誠之語未瑩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纉太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天府掌藏寳鎮而官府鄉州都之治中與賢能之書與民數穀數皆藏於此則聖人之所寳可見

火在天上大有傳火髙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而大

有是有也昔未嘗無特不見而已

大有九五易而无備傳

蒙雜而著雖昏蒙雜亂是理瞭然已著

穰侯為范雎所攘范雎為蔡澤所攘其事政類然穰侯

使范雎避匿范雎容蔡澤倨見此其得禍之輕重與

是故持權者禍莫大於專閉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

之庾雖一介不以與人然接世酬酢要當略潤澤之又不可失初意

冢人掌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放者難收狹者易廣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注恐非

圜丘方丘宗廟之樂無商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平居也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遇變也

冉子違命而多與子華粟門人違命而厚葬顏淵彼其

所以敢違夫子之命者蓋自謂過於厚也意者未聞

過猶不及之論歟

豳詩豳雅豳頌雅頌恐逸

豫利建侯行師

豫六四楊敞車千秋之流不足以當之

魏安釐王問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似非孔氏家法

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烏可久邪

觀豫六五之象然後知上無耽樂之君則下無擅權之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失即得也

隨九五傳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中不實豈能隨善

少儀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蠱傳蠱乃有事也天下本無事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猶繼以厲終吉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沮溺之志不可則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如此方不驕倍方能保身

臨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初感於四也而志行正二感於五者而曰未順命則

下之事上可知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外求不若内求

王功國功治功之辨

觀有孚顒若白鶂眸子不運而風化

易傳見天地之神體神道而設教非見則莫能體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在今學者已不易得而夫子言亦可醜蓋

聖人聖人之意深待人之意厚

六三觀我生進退三居上下之交政是用力斟酌處

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就小規模中彼善於此要之無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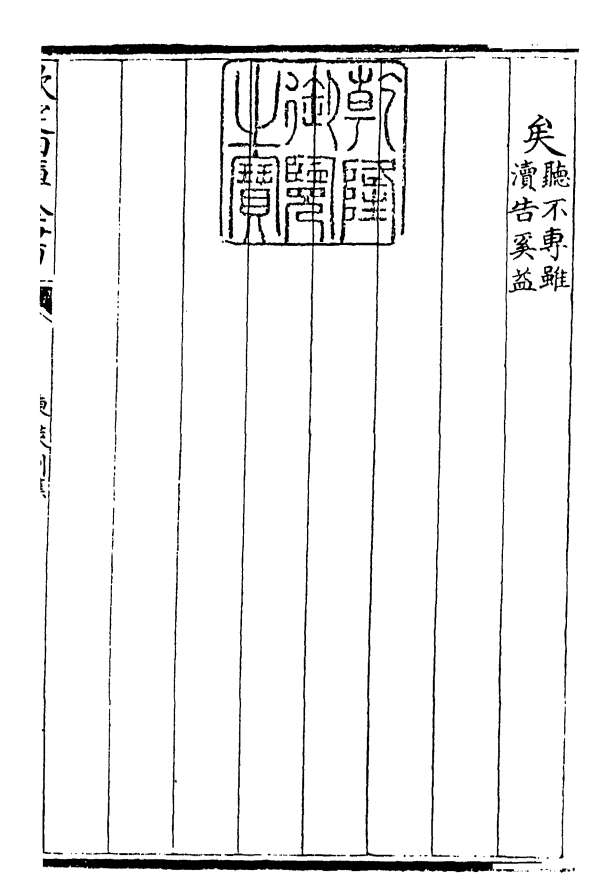
噬嗑傳聖人觀齧合之象推之於天地萬事使皆去其間隔而合之顏子未達一間亦間也鑽仰之勤其噬嗑之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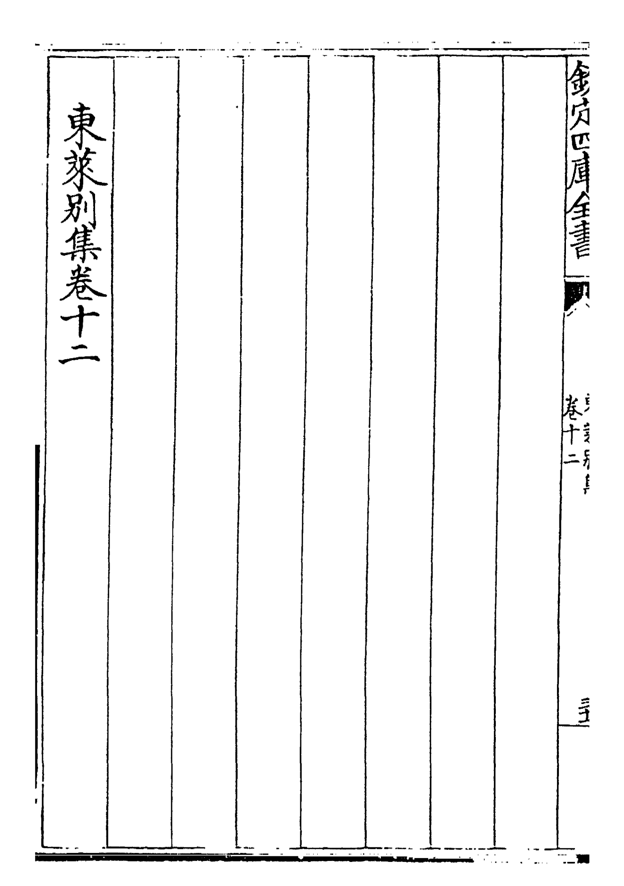
噬嗑而亨不噬嗑而欲自亨者世之所謂無礙者也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自發足處即禁之

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

矣聽不專雖瀆告奚益





東萊別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別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徐秉文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別集卷十三

宋 呂祖謙 撰

春秋講義 乾道庚寅嚴州

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於切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昔者某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

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
臧否而我無與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
子之襃貶借古而警今邪生同世居同里榮悴戚休尚
有旁觀平睨茫然如不見者況用賞罰于冢中枯骨若
今人何聖人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
豈無所在耶通古今為一時合彼已為一體前和後應
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為他人設尚尚
有絲髮之蔽判然已為二物矣經非疎我而我則疎經

盍內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遠也某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君問津焉

隱公

闕

隱之說諸家莫能定于一非晚學所敢折衷嘗試以夫子始作春秋之意與諸君論之孟軻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荅箠頑然而不知痛無

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嚬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苛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醫能發其知而不能與其知也覺有先後人無聖愚未懼則為亂臣賊子既懼則克念作聖庶乎其可進矣吾徒終日酣醉邪說暴行中莫覺莫悟漫不知懼自今以始盍謁醫於是

書一鍼一石其痛其否諸君其自知之矣豈他人所能
預哉

元年

命曰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祀日辰之首其
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
者乃言春秋謂一為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彼
竊意因舊制則不待聖人之筆創新例然後見聖人之
功於是謂一爲元之論出焉抑不知天地之間名數聲

形無非至理聖人亦何所加損哉特舉以示之而已首年之稱元未有知其所始者自夫子筆之春秋舉以示人而百聖之所宗萬事之所統咸見於一字之閒奚必名出夫子而後謂之精義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邦舊則周之名亦舊命新則周之名亦新周則一而新舊二焉學者盍以是觀之

春王正月

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

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歟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尚復加一辭則為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棼棼殽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

之閒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内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為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

不書即位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也昔有今無者皆夫子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為攝或以為遜或以為不舉踐阼

之禮或以為不明嫡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阼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于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閼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

公之即位使萬世之為子為臣為諸侯者咸知身非已有爵非已有國非已有三綱得存五品得叙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目衆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盡皆削之可也何為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闕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别者也故曰致

廣大而盡精微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焉是固春秋之所貶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也隱公即位于今三月國人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于魯顧乃汲汲然結好於附庸之邾其本既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邾之急邪則王命廢壅竊位専土

而不能討也嫡妾混殽基禍産亂而不能辨也國柄下移擅興專決而不能收也一國大綱三者實繫釋此不圖而邾婁疥癬之是憂首尾倒置規橅衰削遠近安得不解體姦雄安得不窺伺哉竊意鍾巫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蔑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後世人君正始之大義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邪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兄弟天倫也管叔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為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辭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於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芟鋤翦伐略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鄢得雋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兄弟干戈相

尋人倫之大惡國家之大辱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戎狄寇讎剿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敘而凶禮則五禮之一也昔臯陶

為舜陳謨典禮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為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兢兢代天者亦専以為此也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賵諸侯之妾宰咺居臯陶之位乃奉王命而賵諸侯之寵妾舜臯陶所與共治之天職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陵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賻賵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

道乎此孔子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意葢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顔泚顙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爲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内不書名微者也外不書名微者也以微者而專兩國之盟春秋書之豈譏其輕盟誓之重乎曰盟非盛世之

事也誠意不孚假牲血引禍福以相要劫其交際亦既薄矣輕盟詛者固不足論重盟詛者亦豈聖人之所取乎聖人所以筆魯宋微者之盟於春秋非惡其輕盟詛之重乃憫其習盟詛以為常也君與君盟卿與卿盟則猶謹之難之未遽以為常事今魯宋盟詛成俗習貫玩熟微者亦得主之殆以盟詛為日用飲食之常也以盟詛為日用飲食之常是泯泯棼棼皆失其本心也聖人表而出之所以闕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内女書來例也中國書來貶也戎狄書來略也祭伯以畿内諸侯而書來意者以私交而貶之乎祭伯為周卿士親見王綱頽廢不能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貶之也昔召伯亦嘗為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被其澤至與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賤之使

與介葛盧白狄比柳何袁邪名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愛於其閒哉咸其自取之耳

公子益師卒

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為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

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為私職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彞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

斃乎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心於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衰氊毳異類始錯居於中國疆土相入蹄踵相交室廬相望習熟見

聞寖不知有華戎之辨矣魯號為禮義之邦尚招戎狄入内地屈其君之重而與之會則其他蚩蚩者習而不察固其所也春秋懼天下遂忘華戎之辨故書公會戎于潜以警之使人知壇壝之上此為公而彼為戎還人心於既迷遏夷狄於方熾涇渭華戎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𡙡

夏五月莒人入向

小大之論君子不用之於強弱之間而用之於善惡之

際莒之與向微乎微者也填然而鼓勃然而鬭自諸夏視之若蚊虻之過前曾何足以煩聖人之筆哉然春秋表而出之置於諸國交兵之首非固為叢脞而敗謹嚴之體也蓋以勢而論則莒向之事誠小以理而論則擅興之罪實大天下有王侯甸男衛地形相錯坐視可乘之利而不敢動是豈畏河山之阻而憚金湯之險哉蓋必有大可畏者而奪其情也今莒之於向一有違言遽敢興師入其國都則是畏心已蕩然無復存矣莒向之

事固不足言畏心一亡大防巨限弛壊蕩覆亦何所不至哉春秋書之所以還天下之畏心其旨深矣以强弱為小大非知筆削之旨者也

無駭帥師入極

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

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為貶耶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為恕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昉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為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

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所戒於不遷怒者夫豈止怒甲而遷乙哉雖怒所當怒於其怒之節有毫髮之踰皆遷怒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

甲午左傳手記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志惠公之無嫡也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志隱公之為次正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

貴寵之者非其道也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志惠公未有予桓之命奉之者乃在於隱公既立之後也文約志明蓋如此穀梁子之論允矣等之左氏未免於辭費也

穀梁子謂惠公既勝其邪心而與隱則不然十一年載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是惠公之世隱未嘗為太子也

隱公元年書非公命者三郎之城則擅興大衆焉翼之盟則私交鄰國焉至於新作南門抑又甚矣威令至不行於墻屏之間尚何以為君蓋不正其位體輕權奪無

以檢衛其下也故君子大居正

武姜以寤生而惡莊公以少子而愛叔段此婦人女子之情不可以理詰者也為段請制莊公既以險辭之矣懷不能已復欲請京京亦耦國之大都也幹毋之蠱不可貞委曲調護勞而不怨庶乎有以慰毋心也乃不復擬議亟使居之其曰姜氏欲之焉避害筆之簡牘尚有餘怒當時毋子之間可知矣城潁之難履霜堅冰之萌其見於斯

賴考叔開莊公之悔而有獻焉及其悔之新欲引之於
當道於斯時也無以發之俄而消沮退失者多矣踐搢
而隧則非易直之體學之病也

隱公之世王章槩有存者號鄭爭政而莊公俯就其左
猶以王官為重也石厚欲定州吁而朝陳請覲則猶以
王覲為寵也伐宋名以不王則王職猶共也討蔡衛郕
名以不會王命則王事猶嚴也祭仲論京不度則過制
之城猶未衆也無駭卒始請族則世官之㳄猶未遠也

魯鄭易田之議閱二世而始成則猶難於專地也鄭不敢縣許而使大夫監之則猶疑於滅國也泰山之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之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葢隱公之元距平王之東遷四十九年矣弛廢隊失日銷月鑠歷五十載可見者猶若是況東遷之初乎君子是以責平王之無志也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兄國人所共悉也文侯沒而晉衰矣然霸國之餘業故家遺俗未改苟同其憂而

除其偪王室豈無所馮藉鄭莊固不逮父祖其智略猶足倚也平桓以來於是二國奪其政焉取其田焉助其蝨賊而伐其本根焉其畀政者乃將亡之虢而有寵者乃方亂之陳也以其所予奪親疎者觀之王靈不競抑有由矣周公告成王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此馭世之大柄也萬國並列苟無以識別其向背臧否之實屏衛者安得不退志跛扈者安得不動心乎是故左晉鄭而右虢陳周之所以不能保其天下也擯高

國而崇陳氏齊之所以不能保國也遠杜洩而邇豎牛叔孫氏之所以不能保其家也晉楚齊秦並為大國春秋之初晉判為二骨肉相攻秦始得雍方自封殖皆未遑外事楚雖浸盛近其四旁申息之屬嘉好征伐猶見於傳則其患亦未廹也獨齊僖國家閒暇力最有餘瓦屋之盟駸駸乎有糾合夏盟之意人或謂之小伯鄭地雖褊莊公權譎於輩流為小出其會盟侵伐每與齊相首尾故天下之勢頗向於齊鄭然二君者規模 陿隘無

經世之大畧假王室以號令已非正道又不能因事以久其權定會位成宋亂逆順之理義利之辨懵而不察至於相率朝紀為穿窬盜竊之計其步武益促矣識量皆有所極終不能集天下之勢一時諸侯鶩慢自如漫不以齊為忌特未至於身受兵耳此亦限於強弱之形非果有以服之也若鄭則兵益勝而國益輕左枝右梧酬酢不暇其折衝禦侮者微矣周既失御所謂顯諸侯者復止如是所以干戈日尋散無統紀譬彼舟流而不

知所届也

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與戎為會蓋非一日矣戎請盟公辭再請而後盟于唐盟戎其始於此乎

博者之盜當其始博未有為盜之情也及財匱則自至於盜詈之鬬當其始詈未有決鬬之情也及忿極則自至於鬬州吁受寵之初亦豈遽有簒殺之心哉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免而求免之心生矣如人之病傳變經絡展轉推

移固有所必至也善乎石碏之言曰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蓋失愈遠則収愈難故君子謹乎其初五爻始諫陳侯善鄭至身往涖盟則其歃如忘甫數年耳前日之言何在也心之易失識之易昏如此詩人憫其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師友之於人切哉

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来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辭使者二國

自是交惡矣聞與國之難辭氣舒緩無顛倒裳衣之意此隱公之失也不量宋魯邦交之淺深遽相責望應以忿懟此使者之失也隱公本欲救宋為一語所觸忘其初心變姻好為仇讎不持其志而暴其氣亦何所不至哉

左氏綜理微密後之為史者鮮能及之然以隱公不書即位為攝是有見於魯史而無見於春秋也以周鄭交惡為不信是有見於盟約而無見於名分也以歸魯地

為正以存許祀為禮是有見於節目而無見於大體也
蓋未能不易乎世故其論議每如此以是例之其學之
所至格局之所止皆可識矣
許太岳之肖也天而旣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消
息盈虛之運智略之士蓋有或能窺之者矣故言治者
懼焉

東萊别集卷十三

東萊別集卷十四

宋 呂祖謙 撰

讀書雜記三

讀史綱目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寛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深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寛宣帝之嚴之類統體盖謂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寛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寛一

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寛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天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君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

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官制

歷代設官統體以周論之三公六官上下相臨本末相承其意如何職事交牙彼此相參其意如何（謂一事關涉數官者）自周迄于今日因革損益或事輕而官重或官輕而事重或分或合或簡或繁且如漢九卿較周六官一官所掌今歸幾卿一卿所掌昔隸幾官統體孰正孰偏出納

孰經孰決參考孰跳孰容丞相御史統九卿與周三公六卿其意同異優劣如何每代皆當如此推究又如歷代事權所在如東漢雖設三公而事權乃在尚書之類皆當精考歷代用人次第一謂人材所出之塗及其流品科目世族軍功納粟吏胥之屬一謂遷除來歷遲速次第

兵制

歷代兵制沿革或出於民則考其成丁歸農之限耕戰部伍之法調發教閱之節屯戍替易之期以西漢言南

北軍為復名募爲復科差為復常聚為復更番隊伍人數糧食多寡皆須見其委折郡國之兵虎符調發如何徵集平居如何聯屬事訖如何放散亦須見其曲折或出於兵則考其兵民之分起自何時其部伍調發廩給之制歷代之兵內外輕重之勢如或聚於國都或聚於邊鄙之類歷代用兵道里之遠近闕時之久速形勢之利害糧食之難易將權之専雜闕之得失皆當詳考

財賦

歷代財賦本末源流統一代論之其初何故羸餘其後何故匱乏之比較出入多寡求其所以然仍考出入都數察其所偏在上在下考其所滯在彼在此明有所增而暗有所損小有所棄而大有所得凡興廢因革皆兼考其義之當否時之升降事之利害又如財賦中條目大者如租稅鹽鐵錢幣田制之類皆當別考其損益盈虛之大端

刑法

歷代用刑繁簡寬猛其意其法皆當兼考法謂大法及雖一法而有深意者及其應效謂如武帝立見知故縱之法而盜賊愈多光武盡除其法而盜賊清之類大於此者可以類推又如特起大獄如楚王英獄之類及論因之數亦斟酌其關治體者抄之

政事

謂政事之大者如制度禮樂官制納諫恤民用兵任相任將財賦大沿革法度大更張及刑獄之大者皆是並止寫出大綱謂如財賦 止書某年榷鹽鐵因某人建議

有何大利害至於制度曲折則不編又如用兵止書某年遣某將伐某處孰勝孰敗所得者幾郡所失者幾軍其計謀曲折並不書

君德

如漢紀高祖寛仁大度之類凡志傳中所説德處可類出

相業

前政事門説任相止是書用某人為相幾年除幾年罷

至於此門則編爲相事業如蕭曹爲相大體如何規模如何措置如何盧杞李林甫爲相姦邪之狀如何石慶公孫賀爲相委靡之狀如何

國勢

君之昏明國之强弱安危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土地之廣狹戶口之多少權柄所在皆是權柄所在謂如內重外輕外重內輕權在宰相在貴戚之類

風俗

謂如史傳中說文帝煙火萬里恥言過失說武帝北邊蕭然之類

辨史記十篇有録無書

班固前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録無書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今各隨其篇辨之

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隱信張晏之說遂謂景紀後人取班書補之學者取司馬氏班氏二紀觀其

去取詳畧之意其才識之高下可黙喻矣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不惟非生班孟堅後者所能補亦非元成間褚先生所能知也況用意高遠豈他人所能辨乎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闕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

藏乎

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敘後自太始元年以下則褚先生所續耳

其四曰禮書其敘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五曰樂書其敘具在自凡音之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六曰律書其敘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

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况是時三王方就國豈有事績可記耶贊乃真太史公語也

其八曰傳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刓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

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歐陽文忠公每有製作必取此傳讀數過然後下筆其愛之如此末有褚先生所論數百言乃張晏所謂言辭鄙陋者也晏并與其傳疑之此豈褚先生手筆乎

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為偽也作者關鍵張晏雖不足以知之如此傳序存傳亡使晏稍詳讀之不應悉以

為非亦由史記髙古習之者少晏亦未嘗究觀爾

東里別集卷十四